

愛河潮



448089

光緒乙巳

愛河潮

松江
劍秋署

愛河潮目次

卷上

第一章

賽冰橇

第二章

雪中犯婦

第三章

晚餐

第四章

黑潮來

第五章

鬼影偵探

第六章

逼訂婚

第七章

兩妻案

第八章

湖島歟福地歟

卷中

第九章

紅買丁

第十章

西班牙兒之情詩

第十一章

齋密函女

第十二章

一紙萬金

第十三章

紅線婦

第十四章

斯槐路船

目次



目次

第十五章

緘默刀柄

第十六章

求凰曲

第十七章

陷人阱

第十八章

禍胎

第十九章

梟獍之行

卷下

第二十章

活地獄

第二十一章

紅髯人奇勇

第二十二章

恩仇一訣

第二十三章

賣家子受窘

第二十四章

偶像與教師

第二十五章

險惡之紅廠

第二十六章

雪夜惡婚

第二十七章

出險入險

第二十八章

梟獍卽戀鳳也

第二十九章

罪人斯得

第三十章

愛河萬歲

言情
小說 愛河潮卷上

英國哈葛得著

元和奚
武進許
毅述 若譯

小

第一章 賽冰橇

一千五百四十四年。荷蘭王查禮士時。賚屯城人。嘖嘖道一軼事。卽此書所
依據也。城居大平原。四圍富草地。旁出小河數道。皆萊因河下流之支港。而
馬其斯門外。有深廣溝渠。卽此河所繞。若城濠環抱然。時嚴冬。值耶穌誕辰。
大雪初晴。郊坰一白。河腹甚堅。男女爭行其上。以爲樂。名曰冰賽。西俗然也。
凡行冰者。必爭捷。御風冷。足趾恍無所著。穩如飛。鶴否則反有傾跌之虞。
或坐冰橇。駕以馬。輕利絕駛。或著冰鞋。遠觀之。歷落有致。是日游人皆盛服。
以應令節。

第一章 賽冰橇

林

說

第一章 賽水橋

二

叢谷中。忽一女子。年已踰笄。衣碧色。茸皮爲緣。外衣敞其領。中見羊皮美麗之相服。腰束絲縑。長裙曳地。佳麗若女神。首戴海獺織花之冠。綴駝鳥之羽。五色紛披。中嵌鑽石。光明璀璨。眩衆目。知必多財之閨秀也。但聞人語曰。此某船主女。名麗斯佩斯。父曰楷勒司。名文故。特姓積貲鉅萬。前歲已逝世。女襲遺產。既富厚。且秀慧。逾中人。娥眉曼睩。修短合度。金髮藍目。嬌光動人。益顯其爲荷蘭之貴女。豔名既夙著。求偶少年。趨承顏色。冀得一當者。趾相接。戶限且穿。而女意則若有屬。雀屏之選尙虛。父沒。一寡孀名克拉辣。持門戶。女僕馬里太。最朴誠。得主人信用。平時與女親密者。二人而已。今日麗斯佩斯挈女僕。觀冰賽。實赴佳約。蓋有中表少年。都克文故爾者。久相愛慕。以學問品行自範。遲遲無婚約。而心契甚。時過洽談。故有明日二下鐘同觀冰賽之約。

麗斯佩斯怪都克不至。欲遂返。女傭婉勸之。使姑覽景。慰岑寂。彼長河之水。與草地之雪。儼若琉璃世界。女亦戀佳景。不覺綽約前行。諸少年見美人來。咸摘冠致敬。卽年長者。愛其韶秀。類多注視。欲親暱之。且憫其孤立。必扶植以爲快。其見愛於人如此。但麗斯佩斯性耿介。不受人憐。雖知有拳拳於己者。意蔑如也。惟都克文故爾。沈厚篤摯。用情無迹。而言動之真切。往往令人生感。嘗顛倒之。欲以身許。而未知其意有他屬否。不敢造次進言。蓋二人心事。如一轍耳。都克於楷勒司生時。常至其家。父沒。雖親密如故。然終不言訂婚。亦無他女友。都克之父。居阿爾克買城。世業製銅。都克次子也。年長。主分廠於賚屯城。貲本僮中人。勤儉頗足自給。鬥奢爭麗。非特蓄資不及。亦性所不喜。惟愛麗斯佩斯之美。慧貞靜。以爲得妻若此。足以自慰。而重出於口。一因麗斯佩斯與已貧富不等。縱彼不言。人必議我貪。一因婚事重大。已不宜。

自輕苟不見答辱矣。有此二因。覺此心耿耿。欲言而不能決。如是者。閱二載。且楷勒司未歿。商之自易。今不能。殆緣慳也。有姑爲密友以待時耳。既約同觀冰賽。適廠中鑄鐘。候冷。乃得去。都克勤事之性夙然。不知已逾約期矣。麗斯佩斯行河畔。女傭前導。先觀冰上競走。次見乘冰橈來者。形式類新異。刻鏤精巧。有狼虎猪兔等形。翹居車首。若以此標識者。意皆待賽也。左顧眺遠。則城內外萬瓦一白。兩高塔矗起空際。女傭指告曰。此大禮拜堂。一聖彼得。得一聖喬拉斯。旁有高岡一塔。傳聞羅馬人所築。再向前望。則大草場爲雪所沒。一帶高屋。磨麪廠也。遠視村落。禮拜堂之高塔。層見於凍雲寒霧中。若海市蜃樓之可玩。麗斯佩斯循城濠行。忘路之遠。近蘆葦。壓雪。垂頭迎客。恍置身圖畫中。此時游人益聚。爭趨冰上。攝衣褰裳者。無慮數十百。朔風一振。衣帶飄揚。如千萬飢鷗。張翼低飛。惟五色繽紛。更眩目耳。

此時坐橇冰試賽者。絡繹至矣。橇形似車而平底。前有高衡。衡前作題。題首卽刻狼虎猪兔獐鹿形者也。以馬維衡。駕而走。鈴聲丁丁然。車中客皆華貴。興采甚烈。岸旁設加非小食餅餌之屬。張幕以待售。如繁星。乞丐及廢疾者。坐木箱上。下有小輪。手持棒拄之。亦行冰上。以索錢。兼行樂。有携椅兜臥具。傳游客取貨貲。碌碌有生趣。麗斯佩斯與女僕前行。覺平日鬱抱。藉雪景一抒。雅不言歸。且必欲都克一至爲慰。頃之。天色漸晚。新月露雲際。霞光掩映。雪色益妍。麗方凝視未已。忽一婦人近前。年約三十餘。瘠若枯柴。目深藍。作可怖狀。戴羊毛織絨冠。蒼白之髮。披拂耳旁。及兩肩。猶馬鬃之到垂。顴骨高而多斑。似火灼痕。鼻大。兩管相距遠。著羊皮衣。多縷。足躡屐。其色黝然。且長短互異。似得之舊肆。非原製者。麗斯佩斯見而駭。欲避之。彼忽舉可怖之目。質買而言曰。文故特姑娘麗斯佩斯。尙識我乎。其聲促而低。激耳鼓。若殊

異者。又曰。我稔姑娘。姑娘之父。我友也。曾同游此水河上。親吻示愛。我當日顏色。何遽不若姑娘。今遭患難。頓老醜。竟得買速美挨之稱。美挨猶言馬也。姑娘不識我矣。豈知我乃尊父之膩友乎。姑娘家產富厚。亦無他望。但祝得賢郎君。與諸伉儷耳。麗斯佩斯怪其言突。未卽答。彼婦又嘆喏曰。唏。彼游人者。幸得溫飽。豈知皆西班牙人之傀儡耳。姑娘知否。彼西班牙人在此作威福。今不去。後患未已。吾行見荷人衣食。爲所奪矣。彼以衛教爲名。肆其殘虐。以錮異端。如我夫良善。又何辜。而驅之死地乎。我與夫同臨焚死之塔。親見慘酷。我得間而逸。至今思之。猶心悸。姑娘非他人。實後起之英秀。故願傾吐。且知我必犧牲。此身爲荷人謀。公益。姑娘亦表同情否。言次。眼枯無淚。而幽恨若不勝。日閃閃露奇光。偏映麗斯佩斯之腦。且麗斯佩斯信舊教。彼婦何爲以咀詬之言進。癡狂譎語。實足以駭女子之意。斯時覺無限之煩懣。

起落波濤。不能置答。忽聞買速語畢。向之乞錢。麗斯佩斯憫其狀。欲給之。而買速又掉頭疾馳去。疑爲病狂之常態。

麗斯佩斯怪買速之若有所見。疾顧湖旁。則一婦方窮聽其語。手持花冠。若待售者。目注麗斯佩斯。又怒視買速。彼巨目兇光。直追買速之影。厲聲曰。姑娘貴人。何故與彼無賴之嫗語。彼非善人。姑娘不知耶。知之。安可與交。麗斯佩斯曰。異哉。此嫗素不相識。突如其來。翩然而去。孰知其所由。而我又何曾與交。且何辱貴婦之間。此時婦色稍霽。曰。如此。尙善。妾略知此嫗惡跡。彼夫奉異端。被焚死。彼雖幸漏網。不日捉將去。頭皮未可保也。彼侮慢聖經。妄造妖言。實國中匪黨。姑娘慎勿與言。恐他人淆黑白。便羅織也。竊愛姑娘。願姑娘自重。麗斯佩斯未及謝。心尙怦怦。蓋已睹此婦之貌。固黑醜而多悍色者。婦忽顧一壯偉男子。指前呼曰。彼在前。不可縱也。二人遂疾入人叢去。麗斯

佩斯思之。此二婦所爲。不甚了了。然以時勢察之。可以知矣。

荷蘭者。受西班牙人壓制之國也。新教漸輸入。而西班牙人竭力誅鋤之。以張其教權。往往徧布耳目。窺伺新教之所爲。有捕獲處。以重刑。彼黑婦殆卽受雇者。故買速見而逸。不知彼官役乎。抑會中私傭乎。要之。彼必弋獲新教中人。使備受慘酷。以售其獎金利市而後已。時人雖尙信舊教。斥馬丁路德爲背聖罪人。然覩西班牙法令之殘忍。亦知不善所爲。特不敢言耳。麗斯佩斯知教法森嚴。違之必死。股慄未已。注視人叢中。愴荒無語。追維曩事。近思現狀。起落萬端。忽自詫曰。彼買速何以識吾父。彼非卑田院中人乎。我父又何與之。晤思未已。一少年偕都克文故而至。審之。少年乃麗斯佩斯母之胞姪。亦中表戚也。名彼得渥夫。麗斯佩斯若驚。見都克丰采奕奕。目藍色如電。面有自重之容。令人起敬。神光相射。一閃間。有萬種情愫。無端觸接。而不能

自白者。徐徐視表言曰。過三下鐘矣。來何遲。彼得含笑。急言曰。此皆都克所
 誤。急馳至。知妹已久俟矣。行愧甚。都克鄭重而言曰。我宜自咎失約時。然我
 不得已。鑄鐘未及冷。不能即行。欲因賽冰故而使速冷。無此術也。願妹恕之。
 麗斯佩斯曰。君固有事。第不早來。則令我飽聽譏言。無計避之。至今懊惱未
 已。二人皆怪問故。麗斯佩斯詳述其事。都克曰。彼買速受苦固當。姑娘何爲
 悵悵者。且買速生平。我略知其梗概。彼少時甚美麗。又富厚。不亞於我輩。徒
 以不信神道。與舊教忤。遂受虐刑。致淪落。良可悲耳。彼得曰。然彼婦崇拜之
 神。與吾等異。致殺丈夫及子。身成癡狂。居罕沒爾湖島上。若野番然。莫能踪
 跡。而西班牙神父。常欲得彼而甘心。語未已。忽洒然前指曰。渠逐冰上者。非
 甚可樂乎。吾輩何喋喋不已。負此佳景。於是挽麗斯佩斯同行。都克則偕馬
 里太至河干。彼得低聲語女曰。此處人衆。不可論教事。不若且事冰賽。以待

後議。

時乘水橈求賽者。紛沓而至。賽例。凡不勝者退。則勝者復與勝者賽。水花歷亂。幾眩人目。又男子得各引一女友同乘。如跳舞會例。橈制可容二人。前後兩椅。促坐相向。車駕以馬。上有橫木。高出車前。執轡者。卽後坐向前之人。蓋後坐較高。轡出前坐者之上。而以手引之。此橈制大概也。賽法。則始或二友同乘。至勝後。則可任意邀一女友。對坐復賽。能獲女友許可者。卽兩驂如舞。若鷓鴣之並樂焉。時有一西班牙貴官。名猛得爾復。奉朝命爲賚屯城駐防將軍。年少美風儀。長身玉立。甚得西班牙王之寵信。又善酬世。雖至荷未久而教師神甫。咸贊歎欽敬之。貴族婦女。爭願結其歡心。名譽甚盛。其爲衆所信仰如此。此日所乘水橈。前端飾爲狼首形。係文木刻鏤所成。象牙爲齒。黃琉璃爲目。頸有鈴圈。圈上有人面之籐牌。上有漆書古教格言一句。駕黑馬。

係西班牙產。極雄駿。鞍轡華美。已賽勝一次。欲覓女友。時麗斯佩斯方與都克並立。彼得渥夫已乘水橇。宛在中央。女無意間。贊歎猛得爾復之橇。特別美麗。私語都克。至橇中人。則固不甚相識也。而猛得爾復則因某處跳舞會。曾偕舞。尙相識。急摘帽致敬。女駭然。蓋西班牙人遇荷蘭人。行此禮者爲異數。雖彼遇貴族少女。恆多致敬者。然麗斯佩斯係船人女。雖富而不甚貴。今貴官特致優禮。其青眼可知。逾時許。水橇爭勝已定。監會者前致詞曰。請諸君各擇一女友同乘。以盡此樂。時都克與女方觀玩。忽覺一人在旁。恭揖至地。且言曰。鄙人願辱貴女友。偕乘此橇。爲末次之賽。增一日榮。不識得君子見許否。語畢。卽轉身向女致敬曰。貴女有意與鄙人同乘乎。都克故而本深惡西班牙人。且不願與舊教徒。及官氣逼人者普接。今忽有若人。求彼最親愛之女友同乘。自當怒不可遏矣。雖然。人之性情。往往因一時刺激之異。不

及舉平日思想。作完全裁判者。都克驟見貴官。慙慙出意料外。不覺矢口而出。爲無謂酬應之言曰。甚善。甚善。噫。此語一出。卽生無數惡果。而都克罔覺也。西班牙官聞之。喜悅之色。不可勝狀。而都克懊喪之情。轉瞬卽生。然已無及矣。

麗斯佩斯何如。蓋亦深惡西班牙人者也。且少女性情。束身自重。不願輕與人同乘。水橈旣在稠人中。令節又爲大典。其同乘男女。必爲愛情最篤。將訂婚約者。今忽偕一西班牙官。見者必以我爲愛若人。可恥甚矣。然而彼貴官致敬。衆人已見之。都克又應之。無可復爭。致被嘲刺。但悵惱之色。見於神采間耳。旣不得不應。猛得爾復之請。旁觀及女伴之相識者。驚疑不知所爲。都克亦無策挽回。乃走送之。至橈旁。以鹿皮覆女足。致殷勤去。女旣上橈。思頹喪無益。不若振作精神。冒險一試。觀賽之勝應。以解無聊。所期者。路可縮短。

事早畢而已。因問向日至何處而返。猛得爾復曰。至罕沒兒湖之島。循環一周。約三英里。僕加金一百磅。作賽注。必勝荷蘭人。實告貴女。所畏者。彼駕兩駟馬者也。女微睨之。橈作野猪狀。心異之。憶頃彼得渥夫告我橈名土猪。今何似也。舉目視橈中人。非他。果彼得渥夫也。同乘一幼女。約九齡。卽其妹。蓋取幼年體輕。賽時加速率耳。時賽者八乘。將賽成一行。執事者申言賽例。及注物。爲一銀杯。上鐫文曰。『賚屯城之最勇者。』詞畢。令下旗。各揮轡爲號。如風電馳掣。向冰上行。女爲速率所眩。若忘煩惱。躍身雲霧中。不知有人世間境。但聞風聲及冰上馬蹄聲。橈底鐵板聲。行一英里許。見前四橈。狼與豬爲第五六。又經一小湖。入運河。則狼與豬已四五。瞬至罕沒兒湖小島。折還。則狼與豬第三四。又半英里。得第二三。再半英里。則居然一二矣。計往三英里。返及二英里。狼與豬已賽勝他橈。再一英里。狼豬之勝負。又將判矣。時狼

橈黑馬。意氣驕甚。猛得爾復有喜色。持鞭親策。速率益加。豬車幾失望。前忽阻小塚。狼橈稍滯。豬橈勢幾及。女不禁失聲。曰。防追及。猛得而復聞之。將前韁一提。猛力加鞭。黑馬跳躍甚猛。方遇雪塚。覺豬橈竟不讓。女已聞後車馬鼻之呼氣。尋又見幼女注視。與之並路。限六百碼當停止。決勝負矣。時猛得爾復躁甚。卽女亦若有局中希望。不能忍然者。猛得爾復鞭馬且詈。女視其面。有情急計生之怪狀。忽將右韁一提。聞隣車幼女發銳厲之音。曰。兄留意。彼黑馬將覆吾橈。彼得渥夫身頓直立。急持韁向右一讓。黑馬之力撞空。距寸許。狼橈之底板。已傷駟馬之足。其上橫木。則軋馬鼻。豬橈少遲。退幾十碼。走水者皆譁然。曰。此不規則。此奸計。須臾豬橈又競進如初。岸旁呼者。皆曰。西班牙人勝。旋忽變聲。詫曰。荷蘭人勝矣。喝采不已。其時女若迷惘。爲人聲驚破。生一種廣漠之感情。思今日水賽者。隱然二國人也。對此茫茫恍若敵。

國相爭各逞勢力。他日有事。吾知白雪者將爲赤血也。凍雲一色者將爲烽火。連天也。兩岸觀呼將爲士卒。鬨塵也。諸友之若忌若喜。爭賭勝負者。將爲國際上戰爭之決死生也。女思至此。若酥若夢。若沈沈睡去。不省人事。少選豁然醒悟。則見灰色馬腹。已至車前。韶麗幼女。瞥爾過目。亟顧猛得爾復色變。目上視。氣喘不下。短髯翕張。無復人狀。女又不覺一怖而絕。但聞人語曰。荷蘭人勝矣。

第二章 雪中犯婦

麗斯佩斯忽如夢醒。見水樞勝負已決。并見旁一車。色質朴素。上立一西班牙人。如弁兵狀。向猛得爾復摘冠致詞曰。將軍之事。謹奔走。幸未辱命。猛得爾復顏色和霽。爲弁兵所驚醒。卽曰。其人安在。弁兵曰。在史底尼。凡爾特離此約一哩許。猛得爾復曰。聽渠伏雪中可耳。勿溷乃公事。乃公馬倦矣。言次

四顧。且注視麗斯佩斯之面。改其前詞曰。否否。我將自來處治。言已。加鞭使馬疾馳。馬疲甚不肯前。麗斯佩斯急問曰。冰橇之賽已畢事。我請去。猛得爾復作足恭狀。柔聲曰。願女郎毋燥。女郎友不在彼湖之岸乎。若早下。冷立雪中。何益。不若同乘達彼處。麗斯佩斯默然思遽去。一一躍下橇。重決絕。仍耐片晌。以觀其變。且思事由都克所允。彼累我甚。聽彼多立一時。當亦無咎。尋冰橇已入城濠。猛得爾復首忽俯。欲言又止。若有無限情愫。向麗斯佩斯傾吐者。麗斯佩斯睹之。深疑前後顏色之不類。思頃之揉縵欲撞覆猪車者。非彼耶。面無人色。怒容可怖者。非彼耶。何今忽若此。前後竟兩人。豈我適昏眩。視之悉誤耶。今日之事。誠如夢中。正疑駭未決。車已至城東。告停輪矣。麗斯佩斯向外望。地甚荒落。車旁一隊人。若迎迓者。又若以要事來稟者。此外惟凍雲一縷。新月纖纖而已。諦觀隊中。有西班牙兵三。被繫之婦人一。旁

一婦督之二婦若皆素稔者。時麗斯佩斯神色略定。用意窺之。蓋繫者買速而督者卽售冠河干。津津語我之彼婦也。心益疑駭。果何地何事。生此怪現象。彼監婦面黑身高。名黑梅格。被繫婦踞伏雪中。狀甚慘酷。麗斯佩斯方極意揣度。已得端倪。憶頃黑梅格言。西班牙教官立制。剷除異端。偵探周密。被獲者必無生命。而獎捕之金甚巨。是晚我囊中必可得巨金云云。今所繫者果買速。必彼一席話披露。因此得罪也。思未已。聞猛得爾復問曰。其人何如。何由而見獲。黑婦答曰。將軍不必多問。彼夫係邪教。卽能究天文及畫學者。昔爲教會所獲。夫婦俱應烹。不知馬婦若何遁去。漏網年餘。久聞彼匿罕沒爾湖島上。今日忽遇於河干。方與一美女子語。曉曉狂悖。爲妾值得。敬獻於將軍。願將軍以賞金給我。語時西班牙兵。以鐵杖鑿冰。成方孔。意指治此犯婦。卽當塞入冰中。制其死命。猛得爾復顧問曰。盍持此暫置獄中。兵答曰。獄

已盈。恐不可容。將軍當再思處置。猛得爾復躊躇未應。黑婦又向前索獎。脅肩諂笑。深爲可鄙。心目中若止金錢。可飽其慾者。猛得爾復力向語曰。女郎今日幸與僕同乘。可見僕處事公正。不徇私情。語次。顧黑婦曰。爾速以頃所言立誓。證其確。此間寒甚。馬亦虺隤。不能久待。言時。馬婦忽若觸此。大聲舉首仰視。蒼白之髮。粘結冰雪上。頭一舉而髮皆斷。用銳厲之音。視麗斯佩斯而言曰。文故特麗斯佩斯小姐。今倚西班牙情夫。顧忍視乃父之密友。踞死刑乎。亦思爾爲荷蘭良家。非獻媚異種者。今若此。我誠失望。嗟乎。冰稜如鋒刃。我死是中。亦復何憾。但我一日未死。必盡我一日之義務。西班牙人雖狡。其奈我何。彼馬尙畏寒。我雖貧困人也。世挪揄之曰。馬耳。今不如獸。此恥可忍乎。小姐以清潔之身。自敗其行。爲西班牙人之爪牙。上帝不福汝。必遭苦難。如吾嗟乎。小姐敏慧。盍早圖之。麗斯佩斯聞其言。若大病初愈。朦朧不甚。

解者良久。無以應。猛得爾復已會意。以手支橛柱。向麗斯佩斯附耳輕語曰。此婦之來。並非我意。然彼婦誓言果決。則我亦不能飭法救之矣。今幸未定。但憑獲女一詞。證其無罪。即可爲之地。但女郎遵我約以酬可耳。(一)今日須再同乘數時。(二)請自今以後。我訪君。君必納我。前者數次。均未得入門。甚悵惘也。君速自決。願勿遲。麗斯佩斯自思。最惡者西班牙人。今與同乘。已爲大恥。恨不卽飛去。乃又生此要約。安可遽允。此時目他視。忽見馬婦伏雪中。其慘苦狀。爲生平所未睹者。萬不忍再視。然則允乎。我終身之玷在此。一言腦波翻覆。已三十杪鐘。若不自決。彼苦婦之血。不啻我殺之。而我賣之。嗚呼。夫命惡果無可逃避。此時犯婦後有二兵。一手支頤若倦狀。一手握其口。其一兵以拳當胸。若猛擊犯婦者。其一兵在前。鑿將結之冰。而候賞。黑婦默視車中。不敢啓齒。萬籟皆寂。久之。猛得爾復不能耐。乃轉詢曰。文故特姑娘。何如。

願誓與否。請速決。麗斯佩斯曰。願誓……猛得爾復乃鄭重下櫂。摘冠敬問曰。麗斯佩斯君。當用上帝子聖母監察此誓。女慨應曰。然。猛得爾復曰。今日彼婦曾遇君。曾有咀咒聖教及西班牙政府之語否。麗斯佩斯曰。不然。妾未聞。猛得爾復曰。僕過聽。有近似此種語否。麗斯佩斯方凝視。未答。馬婦伏雪上。注視櫂中。狀甚危怖。麗斯佩斯甚憐之。但聞馬婦曰。我今日死於冰。寒何如也。黑梅格怒語曰。汝忘從煖火中逃出乎。寒冰略可相抵耳。麗斯佩斯乃毅然曰。我絕未聞。猛得爾復問曰。君何以識此婦。答曰。我故父女友也。今貧困。徒向我索錢耳。未有他言。黑梅格梟聲辨曰。小姐謊語。將軍幸勿信。猛得爾復乃顧命弁兵曰。我信此婦無罪。未有咀咒語。且甚信此貴女。信教貞潔。無誑語。此婦僅貧而瘋耳。爾等謂彼從焚處脫逃。亦無據。速釋婦去。勿遲。黑梅格爭曰。姑娘與彼私。乃左袒安可信。不若姑監禁焚所訪之。以證我言之。

不謬。猛得爾復止之曰。多言我不耐聞。命弁兵速釋去。斯時黑梅格甚怒。視麗斯佩斯。詈曰。汝恃有情夫。作喪心語。敗乃事。賤人多誑語。上帝必不佑。時馬婦已釋。從冰雪中飛去。黑梅格顧之。遙語曰。汝今去我。後必復此仇。不使汝終漏網。言已。復咀麗斯佩斯曰。汝誑語害我。他日有相遇時。恐無情夫在旁相助。尙能作威福乎。狐媚子無恥。我恨不殺汝。猛得爾復暴怒曰。此婦無禮甚。乃咀我愛友。命弁兵速擒之。置冰中。移時。身鼓慄不勝。始促之起。仍怒視櫳上。咀咒不已。且行且詈。猛得爾復曰。恨不殺此獠。使得喋喋。語已。顧弁兵曰。今日寒甚。且令節。汝等勞矣。有小財物。賜汝等小憇。以休養之。兵皆舉手。欲行。猛得爾復止之曰。我馬已疲。汝等能爲我易彼灰色馬來乎。兵諾。猛得爾復乃顧女曰。君許同乘。君貴女必無誑言。僕尙欲繞此城濠一行。願君少假時刻。同盡此樂。麗斯佩斯此時欲着冰鞋。逝勢爲所格。不能如願。而

面見種種不耐之色。急辨曰。君言非爲賽冰橇乎。今事畢。盍少休。猛得爾復曰。無是言。君姑伴我。乘此月明。且盡樂。同歸晚膳。爲我等訂交之記念。庶不負令節言次。鞭馬不問麗斯佩斯之允否。猛得爾復笑曰。國人有言。購物必計值。今君購物矣。(指放馬)其值若何。言訖大笑不止。又曰。我甚不願拂君意。君不肯伴我。必已見機早去。今尙在此。則非不肯可知矣。願勿佯羞。宜再行樂。毋負君子美意。言訖復笑。麗斯佩斯閱人鮮。生平未聞此狡言。悚懼已甚。思彼奸惡至此。步步逼人。幾不能脫。不覺癡坐無言。蓋女見持鞭撞車事。已知其奸惡。深悔投羅網。然有情者無不愛同類之人。及饒國家之觀念。彼婦爲爭國權窮極慘怛。公義所存。志士同感。且彼西班牙人欺壓我國。受其荼毒。不勝感憤。時事之艱於賽冰橇時已念之心。碎及彼婦慘狀。痛徹心肺。雖刀鋸在前。猶將不惜犧牲一身。以救我荷國。倘置我身於大敵。問開國際。

交涉。我願如是。況此區區。不暇他計。姑撥目前懊喪。以允不情之請。麗斯佩斯之衷。如此其苦。嗚呼。麗斯佩斯知否。此誓一出。必得惡果。必得天下第一惡果。且女以是輾轉自縛。仍於荷蘭人無益。而一已家產性命快樂親愛人物一切犧牲。臨此苦境。誠堪痛哭。女郎善恨。何怪其如醉如狂。迴腸十二耶。猛得爾復故搜間語。以爲酬應。或言西班牙手套之美。或言查禮士之政蹟。絮絮不休。麗斯佩斯復何心緒。應此調語。第作強答而已。且思使都克見之。若告以故。必甚悔此漫允。致累其親愛之人。渥夫見之。亦必不願。賚屯城人知之。必且笑我。此事若何而秘之。我心方安。雖然。欲人不知。除非莫爲。正思間忽一人持冰鞋行。都克友也。近櫓高聲曰。麗斯佩斯姑娘在此乎。女應曰。然。猛得爾復急攙說曰。何故見問。少年曰。彼友都克俟之久。故寄語速返。以慰彼望。女尙未及答。猛得爾復疾言曰。彼方得僕爲樂。歸且晚膳。幸勿過慮。

語次加鞭不已。馬速去。距少年已遠。女忽忽如處雲霧中。幾不能自持。繞濠一匝。時已晚。及城闌。知下鍵。猛得爾復呼啓門。門尉不信。必驗照而後放行。自隙中諦審將啓門。復自語曰。將軍風雅。有桑中之行。誠善行樂者也。猛得爾復微聞之。佯不答。入城。又前行。時作無謂語以慰女。女不能忍。乃曰。速送我歸。我量欲死。不能支。猛得爾復曰。然。僕送君。特君須償僕。僕職司必繞城巡視。方可下值。爾時偕歸府中。同飡盡歡。如君意。請勿慮。言已。疾馳約時許。至一處。有戍兵在。乃呼之。舉手爲禮。曰。我將與貴女共宴於彼第。汝代我易駕。須美麗穩妥之車。待我於彼第旁。或深夜歸。未可必語。畢。謂女曰。請至卿第矣。卿不言歸乎。

第三章 晚餐

猛得爾復之車。進白離街。停一巨第旁。第有門三。中一門最宏敞。卽麗斯佩

斯所宅也。時西班牙巡兵。忽勒馬請下車。猛得爾復一躍先下。顧促麗斯佩斯。此時麗斯佩斯情急。欲拒友自歸。又見猛得爾復舉動乖異。驚疑不遽出。但聞猛得爾復高聲曰。文故特姑娘。蓋著冰鞋出乎。麗斯佩斯知其嘲已。愈噤不聲。然無可爲計。正情急間。麗斯佩斯已忘冰鞋。爲渠所刼。勉著冰鞋而下。步甚艱澀。若海狗之行岸上。不能向前。心中忐忑不自遏。既及門。又無拒客之力。乃答曰。然吾脫去冰鞋。以善吾步。欲呼馬里太爲吾脫去。如何。猛得爾復操西班牙自尊之語曰。奈何。使猥賊之人。近吾貴女。僕請以身代。乃蹠雪中。請麗斯佩斯授以足。女不意其如此。爽然自失。覩然不能竣。卻微伸其足。猛得爾復乃代之脫。此時巨第之門啓矣。猛得爾復脫第二鞋時。口自語曰。凡人購物者。言未已。門中一男子語曰。嬌母克拉辣。誠奇罕。尙有人爲之脫屨者。猛得爾復聞之。流目顧視。及肩。且冷笑曰。非屨也。冰鞋。又續語曰。必

償價值。麗斯佩斯正苦纏擾。又獲見所親愛之膩友。卽呼曰。都克君。此非卽君介紹同車之守城官。西班牙侯爵。猛得爾復乎。猛得爾復急拾冰鞋起。乃謝曰。文故而先生。貴女無恙。敬以奉覆。不過暫背須臾耳。都克曰。自晡至今已四下鐘。尙謂須臾耶。猛得爾復又笑曰。此間情節甚夥。容我於膳時詳悉稟告。蓋貴女已許留我晚膳矣。此時都克及克拉辣雖不致殷勤。然既入門。不得不略作寒暄語。猛得爾復涎臉竟進。以爲今晚至此行。且美人伴我晚膳。意氣頗自得。克拉辣在前。都克及猛得爾復。麗斯佩斯隨之。女傭斷後行。女獨惘惘。見堂中坐親友數人。是日令節。富貴家恆設宴以款客。禮堂內先有客。主人宜介紹後至者。迭見之。畢。女出行。經猛得爾復前。見猛得爾復唇微動。細語曰。須償值……麗斯佩斯急入臥室更衣。憤怒益甚。然抑鬱無可告語。心自忐忑而已。乃易美麗之新衣。及寶玉冠。上有珠百枚。巨如戎菽。城

中人見之。曾羨妬不已。更衣畢。花枝招展。向華堂行。

猛得爾復乃向都克請曰。僕爲冰賽事。甚勞瘁。願得靜室。更衣少憩。都克雖不願普接。然覩其恭敬狀。不得已。導入他室。猛得爾復出。柔媚欺人之伎倆。與都克軟語。都克年少。易墮其術。惑之。自思西班牙人尙非犷悍。頗文雅。其所以留麗斯佩斯者。或實因愛敬故。撞渥夫之櫳。則豈無他情。未可遽斷爲奸惡。少頃。出室。女傭告席已備。猛得爾復出。見麗斯佩斯珊來。乃欲挽與同行。麗斯佩斯指前一蒼白髮媪曰。主人在彼。猛得爾復微辨曰。彼非長。實第二主人也。君承嗣。乃第一主人。貴客至。主人安得不普接。言時。將下扶梯。猛得爾復從之。入膳室。見長桌已齊。正主坐其端。猛得爾復踞第一座。其末席。乃克拉辣也。其近者爲都克。時寂靜。無人語。

猛得爾復乘間四顧。見桌衣明淨。爲織絨花紋素色之長毯。桌上杯盤皆晶

愛

玉瑩爛滿目。瓶罍繁縟如星。有燭八十條。銀荷燦注。銅狄生輝。旁有度器廚。亦列銅盤之燭。其光華燦爛。與桌上相輝映也。在座之客。皆壯偉腴美。有富貴氣象。猛得爾復自思。今夕此會。可稱快意。他無論最近我者。非儀態萬方之美。人邪。其服飾貴重。卽冠上之珠。已炫目。令人生羨。我必用力使不三日。入我手中。儘我揮霍。而後快。正得意間。女傭以次進肴。猛得爾復狼吞虎噬。作屠門大嚼狀。蓋西班牙人飲食雖豐美。而不及此夕之盛饌。且貪人好嗇。已而求豐於人。平日鮮知此味。今以爲幸福矣。猛得爾復見女棖觸不語。乃徧與諸客酬答。時彼得渥夫亦在座。乃卑以自牧。僞致殷勤。極佩渥夫之能。且贊其良馬。蓋天下惡人皆然。藏笑裏之刀。置腹中之劍。種種作態。不惜也。語間。極譽灰色馬之駿健。願重價易之。又言己之黑馬有惡疾。忌見赤色衣。渥夫先生憶之乎。冰橈方急時。彼忽見赤色衣之女。卽驚逸失常。幾覆君車。

河

潮

至今僕猶心悸。愧慙不已。幸先生恕我。或肯以尊馬讓僕乎。麗斯佩斯聞言。頓作驚異之色。自思猛言果信乎。我何未見赤色衣之女。或彼果不幸。遇此困難。加鞭以救之乎。且幸肇禍未成。此境已過。無足深究。任猛得爾復掩飾可已。時男女皆不疑猛得爾復爲惡人。饌既嘗徧。主人行酒娛客。又別出西班牙及萊因之美酒。猛得爾復乃欲藉以賀渥夫今日之勝。衆皆贊成。猛得爾復此時大逞口才。逢人肆其伎倆。既譽肴饌精美。爲朝廷教會之所不及。又誦人物俊秀。且極頌克拉辣之盛德。贊歡渥夫之才能。嘖嘖滿口。人皆入其籠絡中。懵懵然覺猛得爾復之大可交也。自言此次賽冰橇之負。實出意外。不意赤色衣女來。成此一惡果也。語畢。乃特致詞於克拉辣及都克曰。果麗斯佩斯馳驅久。心實不安。第君等知此中委曲。必恕僕矣。因又敘述救買速之事。已斥偵探。以徇麗斯佩斯之意。此時室中男女諸客多奉舊教者。卽

有不信舊教而私從新教。亦不敢宣言。以避誅戮異端之命令。是以不得不漫應之。猛得爾復益自詡言已辦之公事。用情深於麗斯佩斯。若有厚恩者。且於彼關係之婦人。尤爲再造。滔滔未畢。笑顧女曰。僕言無一語虛否。麗斯佩斯惘惘答曰。然。猛得爾復曰。僕事明晰。君等必諒遲返之罪也。然僕又難言者。僕於此地爲職官。若此言宣於衆。則名譽掃地。實僕信教最誠。而人輒議僕待荷蘭異端之寬。豈知夙秉公義。爲君等有識者所議。惟人言可畏。幸秘之。則感且無地。衆皆喜其言之娓娓。悉表同情。卽渥夫素有遠念。亦爲所欺。同聲附和。其默然無所愠喜者。惟麗斯佩斯而已。猛得爾復起立曰。敬謝諸君。猥贊美僕之公義。斯時克拉辣甚悅。不覺手潑都克之酒。又顧都克曰。此公誠善。我甚悅之。都克不耐。慢答曰。善。但是語未畢。克拉辣又注目都克之袖。責之曰。何爲酒濕衣袖。必不慎政。此都克笑曰。此卽孀母所爲。胡反責

我。克。拉。辣。惡。聞。咎。已。蓋。老。人。怙。過。之。恆。性。惜。曰。都。克。爾。衣。甚。陋。爾。不。見。西。班。牙。貴。爵。之。衣。乎。何。美。麗。清。潔。未。畢。都。克。急。止。之。曰。媼。母。休。矣。我。今。日。所。聞。亦。足。矣。憤。憤。見。於。色。克。拉。辣。愈。怒。其。戇。直。乃。曰。都。克。何。乃。愍。態。如。舊。爾。宜。學。貴。官。之。謙。恭。都。克。暴。怒。不。可。遏。突。起。立。呼。麗。斯。佩。斯。曰。去。人。吸。烟。室。可。矣。

時。男。女。皆。未。散。猛。得。爾。復。自。鳴。得。意。私。幸。其。計。之。漸。入。乃。與。諸。客。從。談。教。事。及。戰。事。甚。稔。若。大。有。閱。歷。者。彼。得。渥。夫。忽。問。曰。倘。一。日。有。攻。賚。屯。城。者。兵。困。糧。絕。君。將。何。以。守。之。猛。得。爾。復。曰。我。若。賤。民。必。投。降。彼。得。渥。夫。曰。倘。爾。執。政。者。計。將。安。出。猛。得。爾。復。曰。僕。將。決。海。水。以。灌。敵。軍。彼。得。渥。夫。曰。如。城。外。之。地。汗。沒。草。萊。何。猛。得。爾。復。曰。不。然。兵。法。救。大。不。救。小。欲。城。之。全。而。惜。城。外。尺。寸。之。土。乎。且。猶。農。者。既。保。其。麥。則。藁。雖。棄。可。無。惜。也。彼。得。渥。夫。曰。君。言。甚。善。吾。未。之。前。聞。猛。得。爾。復。有。矜。色。詡。然。曰。嘉。謀。善。慮。皆。出。西。班。牙。即。如。此。酒。亦。以。

西班牙出者爲最佳。因舉杯屬彼得渥夫曰：子飲此。願後日暢樂爲國家立功業。彼得渥夫曰：誠如君言。不敢忘。蓋彼得渥夫雖商人。劇有志節。自聞猛得爾復此語。卽錄於日記。以備研究。爲他日禦敵之用。卒以此策勝西班牙。而褫舊教徒之魄。讀荷蘭史者。當知此無名之英雄也。姑置此。爾日晚散席後。猛得爾復與都克復握手同行。詞甚謙抑。須臾別去。

第四章 黑潮來

賽水橈之明日。有三人受奇異之感觸。發爲遐想。惟都克習勞久。醒最早。鐘鳴四下。無限之思想。已翻覆於腦中矣。憶昨因不快。酒力弱。恍惚已醉。今茲腦暈眩。體甚不適。回按往事。大可快怏者三。一麗斯佩斯爲西班牙官。携去四下鐘同乘。二冰河賽橈。麗斯佩斯無故助人。輸金錢十枚。三克拉辣老悖。反有違言。致已欲狂。醉後多失檢。懊喪無已。思之久。頭涔涔然。彼西班牙人

送我歸。臨別殷殷。必以訂好爲囑。事後思此。其意何居。我頗不耐也。又思得爾復所言。似較他西班牙人不同。殊多良善。卽待買速亦頗有恩。自思已亦從新教。能得如此寬大之官。未始非荷人福。且思彼所以爲此。則以傾動貴族之女。而尤注意於我愛之麗斯佩斯。觀昨日情形。深恐爲其所奪。我旣信新教。麗斯佩斯信舊教。界限頓隔。故至今未宣言訂婚。一旦彼以其儀貌教義。如磁石引針。則克拉辣之言。大可寒心。且我處境甚難。女旣信舊教。我欲求婚。安可以告父。若勸女改教。則官府聞之。必且羅織其罪。是女反因我而受辱。我犧牲此身。亦已矣。何忍彼入此陷阱。輾轉思之。不能自決。危險如此。事之成否。安可豫期。

麗斯佩斯此日醒時。亦多感觸。其唯一之怨情。則在都克。彼必待鐘之冷而視我。我反不及鐘之可貴。以致遇買速作無謂之談。彼都克於我非至親愛。

者耶。西班牙人請同乘。何故漫應之。使生無限風波。身受恥辱。冰雪中與獯悍不相識之人同坐。聽貞潔女子爲人譏諷。而甘作儕於異種之仇人。甚至欲救人而作種種誑語。倘被披露。必受譴責。姑勿論爲所牽制。擾我最樂之家宴。卽其相挾遨遊。悍不聽去。有如倡伎。女兒無勢力。受人侮。傷心已甚。然一切惡因。皆從河旁待友而生。愧恨交并。思之若迷。至難解處。不禁泣數行下。恨無自衛能力而已。西班牙人本悍。無怪其然。而使西班牙人得近我。作種種惡劇者。皆都克爲之也。且都克男子尊愛我。何不先告我以情形。使我躑躅於冰河間。授西班牙人以隙。彼旣無情。我又何必絕人之求。以待虛約。溯前者之所以顛倒都克者。實因都克品行言動。使人默契。覺非都克無可匹偶。一縷柔情。以此自縛。我甘破貧富之界。而彼必斤斤於此。今又忽作此鶻突。其人之不足恃可知。自今以後。亦何必徒用我情。蓋女子善懷。相愛愈

深者怨之亦必切。都克以無術周旋麗斯佩斯間。愛河千丈。生此惡潮。而都克危矣。然猛得爾復醒時。已九下鐘。蓋都克已至廠。二點鐘。麗斯佩斯亦沈思良久矣。

猛得爾復既醒。仰承塵板。格格作笑聲。思昨日事。頗有趣。小試吾伎。而都克之憤怒。克拉辣之老悖貪鄙。彼得渥夫之朴愿。諸男女客之昏愚。一一現於股掌之上。誠妙計也。作此者。猛得爾復之性質。與尋常西班牙人殊。其殘猛歛而不露。貌爲仁慈。實行其乖巧。善伺人意。與人酬答。務盡歡。不拘教規。矯俗弊。不自尊大。故俗人數喜其和易。猛得爾復既得衆心。乃益以從衆媚世爲務。而不斤斤於篤信舊教。推彼意。若回教。或希臘教。但得從慾。似無不可遷就者。於道德上迷信力。如是薄弱。幸爲軍人。鮮政治關係。故得保目前富貴。而功名事業。卒以不成。至其乖巧。尤多流弊。彼以陰險害人爲吾技。則柔

緩之殘。忍甚於暴戾之殘。忍設因一己私欲所在。嫉妬伎求。至盡殺衆人而不惜。（如欲撞翻渥夫冰車等事）此與西班牙人之恣睢報仇。兀傲自喜。其性所以異也。且彼挾一特別嗜好焉。非好勇好色。非積財自樂。乃羅握金錢。供其賭博之快意。又好虛飾。以媚貴族婦女。使皆慕爲豪奢子。此其特性也。凡人有爵無祿。不足揮霍。其苦實甚。彼雖舊家。而產中落。僅足溫飽。加以賭博。常苦不滿慾壑。故時怏怏。彼計得志之事。宗旨有二。一得儻來之財。以快其欲。二得豐厚之內助。以潤其涸。世之抱此宗旨者。累得如願。而猛得爾復多失敗。則以浮沈隨俗。無應變獨具之才幹。輕滑太甚。則信者稀少。男女之愛。人人出乎天性。而彼惟覬覦金錢。彼所扼腕者。十六世紀之武員。所入甚薄。獲盜之賞纖微。僅敷償債而已。惟富家奩貲。可資助。得以自立。蓄念久。相荷蘭之富女。不意偶麗斯佩斯。夙知其富厚。可振困乏。百計圖事之成。彼明知

都克與麗斯佩斯將有婚約。曷勿別覓佳偶。而必斤斤於此。所以然者。昨入席時。已探得都克語氣。並未訂約。大可任意作爲。然二人既有情。若不去都克。恐女心終不堅。或且不允。猛得爾復柔緩。害人之惡念。乃大萌矣。意用顯法戮之。必多窒礙。且都克善人。害之犯衆怒。且以激麗斯佩斯奔救之心。而怨我。我反得惡名。不若設計使移麗斯佩斯之愛情於我。都克雖不死。而女視之如贅疣。則妙矣。然計將安出。可以自慰。思之無所得。自言何勿暫置。轉思有一隙可尋。彼似信新教者。大可乘此占一先着。則得彼美以救拮据。三月之內。入我彀中矣。使彼美捨所歡而歸我。則惟其果信新教與否。可以決之。罪名有在。卽女欲救彼。而不得不歸我。我計遂矣。宜雇上等偵探。以探其是否身入異端。布此羅網。卽可操券以待。然此欸出於何人。我其肯擲金錢於無謂之偵探乎。雖然。此亦何難。假之都克可也。思畢大笑。早膳甚暢。乃外

出。

至五下鐘。乃歸。侍卒請安訖。猛得爾復問曰。我呼一婦人至乎。兵曰。至矣。彼不欲應。召強之來。頗不易。猛得爾復使卒導入房。見此婦坐。如惡鷹之蹲樹上。猛得爾復曰。黑梅格乎。婦惡聲應曰。非黑梅格而何。猛得爾復曰。渠不必怒。我助渠。黑婦曰。冰河之畔。非我壯健之體。死矣。尙能待貴官之助乎。猛得爾復曰。汝善。終不改。我投汝冰河中。以和汝性。且汝知我有不得已之事。必盡吾情。而不能顧汝乎。今則用汝有利好爲之。黑梅格曰。將軍固有事。吾賤人。命當爲人踐踏。既奪我賞。又投我冰中。猛得爾復曰。汝勿譁。若需金若干。非十二乎。吾償汝。黑梅格曰。且緩。吾必殺彼馬婦。方快。不然。彼夫若子。皆我值得殺之。我不殺彼。彼方輾轉殺我。猛得爾復曰。我知之。但最愛之女友。爲彼開脫。安得不徇其請。次知彼承襲父產。乃賚屯城中。最富之人也。黑梅

格曰。貴官愚甚。彼富何與貴官事。彼三千格郎姆。皆都克掌中物耳。貴官愚甚。猛得爾復曰。今爲此。故商於汝。宜秘之。汝願聞否。黑梅格曰。貴官知都克詳乎。曰。否。曰。都克商人子。其父居阿爾克買者。其人勤慎誠實。且慈愛。鮮嗜好。無過失。惟乏乖巧耳。猛得爾復曰。汝益誤。吾問計。欲移彼女愛情。使不愛都克。今汝作慢詞。吾何必問此。且欲使汝伺都克之失。以中傷之。黑梅格曰。甚難。彼無嗜好。平日不外出。勤於廠事。惟禮拜日。一詣麗斯佩斯家耳。烏從伺其失。猛得爾復曰。彼往禮拜堂如何。黑梅格曰。我幾失之。此事頗可異。彼不守聖餐禮。不於神父前認罪。此異人者也。猛得爾復曰。可矣。彼必信新教者。黑梅格曰。或有之。然無確據。猛得爾復曰。哀哉。吾非惡都克者。吾甚不願貞潔至美之女。嫁夫異端也。黑梅格汝力查實跡。以正其罪。使美人出此惡境。幸甚。黑梅格曰。難。城中信新教者頗多。都克又衆所信。若我一動。則衆必

仇我。我能堪衆怒乎。我奉教規。誠心信神。父願新教消滅。然一身安得當衆敵將軍。貴人多勢力。乃責一匹婦。盍再自謀。未已。忽厲聲曰。賚屯城中。皆欲逐西班牙官。而獨立。且革舊教。立奇特之功。將軍當思後日之危。語畢。坐下。復低聲曰。此非我所言。我聞之。買速者。雖瘋人狂悖。然言非無因。猛得爾復曰。匪人妖言。自當殺却。今姑勿論。但望汝偵都克。是否信異端之實據耳。備值幾何。黑梅格曰。須五百金。猛曰。索值太昂。且實據須有二端。方可。黑梅格曰。此事良不易。一蹉跌。身爲齋粉矣。貴官請勿輕視。猛得爾復曰。爾勿言。我知爾喋喋者。欲售爾利口耳。第好爲之。我不汝負也。語畢。曰。我有事。請明日見。黑梅格急止之。曰。貴官且緩。今日長語。未見寸金。而欲我奔走。我能枵腹空囊。以從事乎。貴官圖之。猛得爾復曰。汝先索幾何。曰。一百金。猛曰。無溷我。今界五十金。黑梅格曰。五十金。復瞪目曰。以貴官言。姑取是。猛乃提皮囊立。

數五十金。黑笑受之。出自語曰。今日破慳。乃得七十二金。殊不意。且猛多陰事。我乘彼未入室。已攫一紙包。將必有可鑽之隙。彼囑我。查都克。豈知我。且查彼。耶。彼狡。惡我。必報。怨。以是把持。猛得爾復。猛得爾復。雖乖巧。吾請備沸水。待之。足報寒冰之仇矣。

第五章 鬼影偵探

猛得爾復與黑梅格密商之明日。猛出告都克。前日惠顧。約晚膳期屆矣。請速駕。勿勞鄙人。悵望。都克接函。已忘來意。蓋爾日夜宴席散。都克被酒。慢然應之。雖恍惚憶及。悔且無及。欲不往。奈失信外人。遂答箋。允當先時。道府候教。此日都克迭遇失意事。早候彼得渥夫。正談賚屯城人。皆非刺麗斯佩斯。與猛得爾復事。心大不懌。怏怏別。又至麗斯佩斯宅。掣鈴後。一女僕即馬出里太問何人。都克曰。姑娘在家否。女僕曰。姑娘偕克拉辣。出坐冰櫺矣。都克疑駭。

蓋欺門時。確見克拉辣啟樓窗。探首望。今女僕言如此。恐有故。乃更問曰。我適於樓窗見克拉辣何以云外出。女僕咤曰。君必誤。殆夢耶。我何爲欺君。君誠愁甚。都克曰。然則冰已融。何日坐冰櫃。女僕曰。主人意耳。僕何由知之。都克方懊喪。欲探皮囊與金錢。乞彼私告之。迨手入囊。忽憶出時匆促。未携錢囊。欲親吻以示愛。餽之實言。又恐爲麗斯佩斯知。饑我卑賤。反輕我。躊躇片晌。不得計。致謝而出。門砰然闔矣。都克去。女僕曰。此蠶者。豈知人祕密事。我誑彼。卒茫然。此後尙能與西班牙人爭彼美乎。一蠶一黠。必不相敵。正思問入麗斯佩斯臥室。述之。女咎曰。命汝言不在室。何冰櫃爲。語畢。色甚不悅。且已知賚屯城中多非議彼事者。默默良久。女僕又遞一箋。上書猛得爾復言。今晚不能走候。須晉接都克。應曩日之約也。女益不悅。恨都克之不見機。乃交此人。禍必立至。奈彼不覺何。噫。都克愛我者。復何問。然我於都克亦自謂。

可誓。曠日。此事出而間阻。寸心耿耿。雖不少變。而機會之來。愈引愈舛。都克朴愿。恒不解人意。且爲人非議。而彼不能設法彌縫。殊可恨耳。世謂愛極生恨。莫如今日都克。都克誠不解。何緣慳至此。

至晚。都克赴猛得爾復之約。初鬱伊不抒酒數巡。始縱譚。席上西班牙官二人。又一人爲海牙金匠主人子。名勃來吞。父命至賚特城。學珠寶業者。其人見識言語。頗明達。議論風生。都克私駭荷蘭商人。何以有此。當時衆人與接洽者。似無不仰其多閱歷。問之。知其父在海牙城。充議會董。幼年習與人交涉。賓客皆喜之。膳畢。撒器。一西班牙官因值宿事。先辭去。四人吸煙罷。猛得爾復即以博局請諸客。諸客允之。都克不欲。客慫恿。乃勉應之。入局。方悒悒。後博入多。意不覺奮。計孤注一擲。亦良佳。又勝局罷。計所入。得金三百餘。都克不自意挾多金。面驟頰。蓋未經博者。恒有此狀也。且言曰。置此金安所用。

猛得爾復曰。君誠慤。世人無逾君者。得金而患用之無術。誰聞此言。都克曰。我誠不習此伎耳。猛得爾復曰。明日君以此辦賚屯城最豐美之饌。邀我輩大嚼如何。都克諾。猛得爾復又曰。宴畢。我輩仍續此局。言已散去。勃來吞偕都克行。至都克居所。鄭重曰。我父有一函。由海牙來。明日赴筵。當奉上。都克曰。我母常言。海牙有勃來吞者。亦若族甥也。君殆與我有瓜葛親乎。願君早來。將成密友。勃來吞急止之曰。此地非可深言者。請留意。都克默然。覺勃來吞狀甚可異。且聳肩而語曰。君處世宜少研世情。博事固非勤職者所爲。然可增一番閱歷。作小勝負。似不妨。但飲不可多耳。失言害大。此愚見也。君謂何如。都克深致感謝。珍重而別。

都克欲寢。思翌晚將宴客。擬往麗斯佩斯處商之。惟日間不納。大可寒心。乃商諸居停婦人。婦人使往見某大旅邸主婦。彼知宴客儀注者。明日。都克所

僱庖人及傭婦至。室中人來往上下。喧騰不已。桌椅盃叉既具備。室雖宏敞。然已黯舊。分兩間。中以應客。旁卽臥室。日晡時。客至。肴馔以次陳。桌上置大燭盤。燃燭六。飲數巡。忽一枚燭倒入銅盤。時猛得爾復向外坐。見一人影閃過。入臥室。都克背坐未見。猛得爾復指之曰。呀。鬼形乎。何奇幻也。都克曰。否。未之見。且食此。手指新上之漿粥。猛得爾復卽不言。食畢。博局復開。始二客勝。後都克又屢勝。猛得爾復負至數百金。盡入都克囊。猛得爾復駭曰。君恆勝。似有神助。頃見鬼影。殆助汝者耶。都克曰。幸耳。君勿挪揄。皆起。局散。都克向猛得爾復致意曰。爵主不幸常負。猛得爾復曰。然且我甚拮据。負值一時不能償。不識君胡有此。都克曰。我不意骰子爲之。爵主旣拮据。可不必論。猛得爾復忽現不悅之色。意我貴官。非受人憐者。負而不償。令人輕視。頃之言曰。我誠不饒裕。然我止願明借。而不願負欠。如承君惠。得假千金。君能以所

負六百金益四百金假我者。感且無地。都克曰。友義當相助。且君貴人。何不
信之有。我昨日入三百餘金。今六百餘。適足假君。指桌上曰。請君持去可耳。
猛得爾復曰。君盍檢其數乎。曰。無須。猛得爾復遂取幣入夾袋中。色揚揚如
平常。都克意猛立契。而猛竟不言。未幾。欠伸思去。送之門。留者惟勃來吞一
人。見都克還。笑曰。都克今日多財哉。都克曰。雖然。不名一錢。勃來吞晒曰。彼
假去乎。都克曰。然。勃來吞曰。猛得爾復雖平和。然彼好揮霍。多積欠。人鮮知
其歷史。恐非易與者。君此財將不歸璧矣。聞彼有借金婦。名阿梅。斯得而屯
所負已不貲。言至此。忽低聲曰。此地秘密否。都克起至房外。四望而入曰。僕
已下樓。餘無他。儘可暢言。君有秘密事乎。若何。勃來吞乃牽都克臂。至窗前。
正色垂眸。低聲而視曰。『耶穌』。都克鄭重應之曰。『哭』。蓋新教口號也。
都克曰。我不意君爲吾黨中之一。勃來吞曰。我父母姊妹及未婚妻。皆奉新

教行時。父囑覓彼得渥夫及都克。今遇於此。其喜可知。都克力握其手。致親愛之意。蓋此時親密。非獨親戚。乃有宗教之感。故甚於骨肉。時賚屯城內。新教團體頗堅。而陰主其事者。卽都克與彼得。又一人名奧倫治。威廉竭意維持。勢力暗脹。凡舊教虐待之慘。彼等必陰抵制之。西班牙官治異端之罪。視之不若犬馬。苟一披露。卽驅其妻子家屬。葬身火窟中。無可違者。惟都克等私運動。結團體。漸使新教擴張。後卒驅西班牙人。而荷蘭得成獨立。且信教自由。此效雖遠。然都克之志行。氣節實其萌芽也。都克熱心新教。最爲真摯。今遇勃來吞。如磁石之引針。雖家人婦子。無此矚也。乃各致密語。且及訂婚事。勃來吞言已與海牙一酒家女訂婚。貌美而富。明年春將結婚。因問都克何如。都克告以故。勃來吞曰。此事大不善。彼係舊教。安可結婚。都克曰。卽此爲難。然彼女甚愛我。惟我欲漸變其性質。俾信新教。乃可成耳。勃來吞曰。君

已與教士商及否。都克曰：已言之。然亦無驗。且我欲探彼美之意。彼寡嫗及女僕。往來偵探。一洩則禍事起。况傳之人口。必累彼受教堂及西班牙官署之審判。我奚忍此。故遲遲至今。豈知今日變故忽生。彼殊冷落。昨日我往。女僕以僞言絕我矣。勃來吞曰：女子自有心事。彼或待君宣言。而君遲遲。則且疑君無意。故得西班牙貴族。乃移其情。未可知也。都克以手擊額。言曰：事固然。我不知所措。勃來吞曰：君盍祈上帝指迷。都克曰：甚善。我有經典。在可祈禱。以得上帝之牖。勃來吞曰：君何由得此。請以告我。都克曰：居此賚屯城。而欲常誦此經。殊非易易。此經易購。而置囊中。恐邏者捕去。勃來吞曰：此處秘密。或可讀乎。都克曰：窗已閉。僕亦不至。儘讀可耳。乃俱出就燭。都克指燭盤曰：此手製也。將入座。都克忽發驚駭之音。勃來吞曰：奈何。都克曰：我忽聞梯響。故疑駭耳。持燭察之。無人。又四周詳視。且望窗外。無人影。乃至牀旁。有一

蓮花格之柱板上。取匙啟鑰。中空黑。都克抽出一皮面厚重之書。謂勃來吞曰。入客座讀。可乎。曰。可。乃偕至座。端燭陳書。長跽致禱。諸君應笑彼等飲酒賭博之後。爲此祈禱。大爲缺點。雖然。諸君不知此時二人之心。則虔誠大著矣。

燭光下見二人喃喃誦祝語。大率爲國家人民祈福。末乃表明求婚事。困難萬狀。求上帝助佑。不致多受挫折。禱畢。皆起立。都克問勃來吞曰。讀經規則何如。應讀何章。或可隨取一章讀之。勃來吞曰。否。不可無序。君前曾讀至何章。都克曰。我所未讀者。爲保羅答哥林多第一書。勃來吞曰。既然。自當從茲讀起。以邀帝佑。都克諾。卽讀第七章。此章卻言婚姻事。起自十二節以下。『不信主之夫。以信主之婦聖。不信主之婦。以信主之夫聖。不然。生子不潔。今俱聖矣。不信者欲去。則可兄弟姊妹皆得自主。上帝召我以和。婦專知不可』

救夫。夫專知不可救婦。』都克讀至此。聲顫而止。勃來吞強之讀下。讀時。忽起異聲。二人猶虔讀。未之聞。時臥房後小門忽開。中現一黑髮鬚面婦人。紅目閃閃。如惡馬。向人怒視者。二人身動。則縮去。旋又探出。儼如蛇首之活動。二人固未察也。讀畢。起收經。置原處。勃來吞曰。此章聖經。已答君意。都克曰。讀之。覺感上帝訓詞。如爲我婚事言者。勃來吞曰。經爲屢次錄聖言而定。爲世界萬人指迷。豈獨爲君言哉。君既悟此。速自爲計。勿再鬱鬱不宣。都克曰。我當盡吐露乎。曰。然。語畢。欲去。都克走送之。勃來吞止之。曰。君勿送。若有人偵探。見君送我。反啓疑竇。勃來吞乃去。都克獨坐。少頃。燭見跋。復易之。入房。熄燭。臥定。向日首甫就枕。鼾聲卽起。今夕忽輾轉不寐。未卜何故。思或因酒多歟。或賭興歟。或過勞而神不斂歟。牀前明月。皎皎如霜。玩之以慰寂寂。方無聊獨語。忽有人影一閃。頓駭慄不已。自思吾夙非信魔鬼者。何食時有猛

得爾復之怪語。讀聖經時。又有扶梯之怪音。憶之。身振慄。如在寒水中。忽記古教士有訓。凡人逢疑怪驚異事。可將聖經置胸前。則神寧性定。都克乃復起。啟蓮花板。抱經上牀。臥以經置胸前。萬慮頓滅。頹然睡去。恍見一黑手。至胸前撫弄。忽一怪聲。猛然而醒。覺怪目紅光。猶掩映牀間。長大之影。矗於牀前。面甚猙惡。懼伏不敢動。旋影轉出臥房。足音杳然。驚少定。則徧體漬汗。溼透衾褥。撫胸前。聖經固在。方覺安心。小睡至天明。既起。晨餐。思昨夜如此。其爲魔鬼耶。雖然。光怪迷離。爲禍恐不遠矣。

第六章 逼婚

明日。猛得爾復起。未至書室。一婦人坐待矣。伊何人。黑梅格也。彼乘猛未出。搜索桌上故紙。以前所攪得者。並未有要語。然憶此桌尙有一抽屜。恆鎖閉。此次豫備相合之匙數種。將屜私開。細心查檢。未幾。見兩小影片。甚奇異。一

爲美麗婦人。一爲兩小孩。旁有髮一縷。置函中。上有字曰。『此求尼太之髮。贈吾作記念者。』黑梅格喜甚。置他信札。獨取此兩影片及髮函。插入衣袋中。曰。此證物。吾之利器也。方藏時。已聞足音。起於室外。一親兵隨猛得爾復至矣。微笑展聲曰。女友。汝已得志乎。黑梅格曰。有據。汝等膳時。我進臥室。猛得爾復曰。然。我見之。黑梅格曰。前日在此同宴之勃來吞。與彼踞誦聖經。且私禱祝。我親見之。猛得爾復大驚曰。大犯譴。我不意二人爲此。竟惑異端之犬者。西班牙法令。凡私誦經典者。殺無赦。汝已得彼聖經作據乎。黑梅格述睡時至胸前攬之。猝猝未獲。言次。若甚形艱險者。猛得爾復曰。黑梅格。爾何無術至是。無證物。能至教堂定罪乎。爾必復往取證物來。方可領賞。否則昨取去之金。且必退還也。黑梅格曰。否。我責盡矣。如必欲取證物。君請自往。猛得爾復晒曰。賞金安可得乎。黑梅格悻悻作悍聲曰。何故無賞金。猛得爾復

曰。汝母作此態。我不欲起。宗教大獄。誰請爾探人誦經者。此事於我何與。我欲得麗斯佩斯爲佳偶。徒託汝營謀耳。甯欲察人陰私。害人生命哉。黑梅格未答。猛得爾復卽掣鈴。一親兵入。乃指黑梅格曰。此婦爲我領出。彼貧困許結金一枚。以後不宜聽彼入兵。諾乃押之去。

時都克惘惘思麗斯佩斯不可不見。乃易新衣。至其室。女僕啓門。笑曰。今日又外出。君得無疑乎。都克曰。何往。女僕曰。行將一禮拜。或一禮拜半。乃歸因克拉辣有病。欲吸新空氣。故往海邊空曠之區。然我不知其處。都克固問地名。女僕終答以不知。又無何。踉蹌去。不一時。猛得爾復至。問答與都克同。猛善語。用口術。餽得其地。然不知確實住所。計不妨漫游海濱。以察其異。居一旅店。晨起。偶散步。見一婦人閒行。卽克拉辣也。急前致敬。克拉辣本悅。猛之捷給。會忽見彼於寂寞無人之境。不覺喜。與之接談。漸益親洽。乃留至家。

午餐。猛感謝同行。至克拉辣先入。與麗斯佩斯言。及留午餐事。麗斯佩斯不願。方齟齬。猛已至。前謂女曰。姑娘無恙。女不應。猛曰。姑娘曾否有意中人。來。此女仍不答。猛曰。姑娘自爲計。然我不忍見秀慧女。嫁異端之徒。女曰。汝何謂。猛曰。我曾重都克。雖然。據我心愛之人。未嘗不可惜。今彼入異端。誠出不意。姑娘殆未知乎。女曰。此不宜妄言。須有實據。猛曰。誠然。今未得據。僕姑退處於密友。苟得據。諧好可乎。語畢。長歎一聲。逡巡出。跨馬而去。克拉辣送之。猛得爾復行時。自思此事誠困頓。我力既竭。尙無端倪。然得彼老婦。克助我。或可有成。繼思家產盡在女手。克拉辣無實權。恐無益也。雖然。我終不信。苟不於此一月中。使彼產入我囊。我不復作猛得爾復矣。語畢。憤然自策。厲意不少阻。既至賚屯城。越三日。猛乃至女家。

麗斯佩斯方與克拉辣坐。見猛至。乃語曰。孀母勿行。應客可矣。克拉辣雖諾。

然不時託故旋去。女無奈，與猛坐。猛笑曰：「姑娘信我言否？」女曰：「貴人至此何事？我則已識貴人。」猛曰：「僕特爲告一要事來。」女郎憶前日言乎？女曰：「知之。」猛曰：「彼入異端，卿猶愛之乎？」女曰：「彼我中表，素稔無此事，勿誣善人。」猛曰：「汝知中表耳，亦知愛情有愈於中表者否？」中表何足慕？我有中表，固未嘗念及也。」女曰：「君好閒談，聽君所爲。」猛曰：「今不作閒談矣。」語卿有要事，我豈妄哉？昨已探得入異端者之實據，使彼無可掩飾。語未已，女曰：「是否爲人告發？」猛曰：「然我兼管教會事，已於今夕將捕彼審判，且敎皇亦將派一員，至不魯撫拉會審。彼時則不能爲力，卿如有暇，可往裁判所觀審，但見慘狀，幸勿相咎。恕僕無權袒護也。」女聞之，傷感已甚，俯首垂泪。又不欲使猛知，低聲曰：「彼果犯何罪？」猛曰：「彼罪甚可駭，彼私讀聖經，爲人所訐。」女曰：「私讀聖經，直如此重罪乎？」猛曰：「噤聲，胡作此言，豈亦異端乎？」卿解人，知異端之百惡，俱從私讀聖經出。

潮 河 愛

乎。聖經奇書。惟教士有道者。可讀。若常人。慢讀之。則必得惡果。寧非大罪。女切齒曰。君直以此逼我耳。猛曰。卿天仙化人。我何敢逼。女曰。然則都克應得何刑。猛曰。律宜焚殺。賚特城有自由憲法。減等定讞。亦須縲首。女曰。法可免乎。猛方起。至窗外。仰見彤雲密布。作欲雪狀。遲遲曰。文故特姑娘。果有意救彼乎。女曰。然。猛曰。雖可救。價值甚昂。奈何。女問何值。猛曰。卿之身自計。能於三禮拜內。允我結婚否。允當可救。女作極不願狀。良久曰。我以產業抵之。可乎。猛曰。汝產安可抵。且坐產非可動也。非與人俱歸我。終爲不可。女不答。面目奇異。沈默不決。若心口交戰者。爲難之態。煞甚可憐。豈知都克陰事。卽爲所查獲。猛亦萬不敢捕。恐得罪於衆也。惜麗斯佩斯嬌貴。不諳世情。遂受彼恫喝。而卒自纏縛。計不得脫。成後日之大惡果。哀哉。

猛曰。文故特姑娘思之。唇舌一動。彼一身生死。皆懸於此。彼俊美之目。非姑

娘所愛。注者耶。今不救。則彼將入黑獄。爲盲者矣。彼柔潤之肌膚。非姑娘所親昵者耶。今不救。則彼將置於焚死之台上矣。姑娘盍思之。古多婦人犧牲其身。以援親愛者。盍仿行乎。此時女仍不答。猛興采益高。乃探囊出一紙曰。我案牘已備。專差已俟於庭。候我命矣。少選。我卽將上稟於不魯捨拉之政府。無可挽回。以姑娘之愛友。故特至此。預申明。毋致怨及僕。且僕愛女郎甚。藉此可以自薦。女此時痛極欲涕。含憤而言曰。我所愛已失。安能昧昧嫁一如君者。君無愛情。好用計。陷人。我甯先死。以謝愛友。勿願偷生。爲人所賣。猛聞其言。決絕甚。驚懼。彼果死。何以爲計。且彼既死。遺產何得入我囊。既如此。我不若用計。使都克自絕於女。新教不能與舊教之女爲婚。則女意無所屬。或可許我所爲。正相持間。都克已至門。乃問女曰。都克行且至。卿呼之入室。此事可立決。卿於彼來。問所信。果何教可耳。都克盛服來求婚。卿盍視之女。

領其首。猛曰：問時須有條理。若彼言信新教，卿若何布置者？若彼言信舊教，則告某夜私讀聖經，人皆知之。卿須留意。卿若不自裁決，則此次都克與卿爲末次相見矣。明日實行捕捉，治其背教之罪。卿勿自誤。女作欲問狀。猛曰：僕知卿意。卿欲問以何法告婚之諾否乎？則請垂簾以界我。我坐於外。卿如欲允，可掣簾以告女。曰：否。此辱我不忍受。語未畢，門啓鈴響。女顧視，猛色變。蓋冰櫺中惡態復作。盡易其平日和悅之色矣。推其狀，儼然一西班牙之狼。大言曰：麗斯佩斯速決。設彼人之血，染我前五寸之地，皆卿所害也。我有權殺異端。卿母後悔。女僕呼有客至，則都克來矣。猛持冠入旁室。時女迫甚。非嫁猛得爾復，卽聽都克死，必居其一。奈何奈何。乃撒手自決。曰：姑辱我身，以圖報復。

都克入門。女僕呼曰：都克欲見姑娘。女曰：請上樓。少頃，女僕領都克至。嗟呼。

彼女入牢籠而不自知也。女起立曰：表兄請坐。其聲若甚有不快之意者。都克注視之。亦無他狀。且都克性誠篤。不好疑人。遂亦無他念。既握手。都克曰：手何冰也。妹將毋病否。女曰：無遂偕坐。有頃。都克曰：我候妹數次。惜不遇。我意鬱鬱。今始小舒。女曰：感兄情摯。妹以游故。誤兄約。甚歉。都克無言。時猛得爾復以首探簾外。曰：彼贛人胡尙不言婚。彼狀誠贛也。旋聞都克曰：我有要事。欲告妹。妹願聞否。女曰：兄言勿隱。都克忸怩而言曰：我愛妹久。殆及二年。今不自量。願得妹一諾。前所以遲遲者。將有待也。今西班牙官燔奪我愛。不得不急白於妹。言時甚誠懇。方滔滔未已。女緩答曰：兄恕我。我意他無論。聞兄信教。與俗所謂異端者同。是否有此。都克躊躇良久。意已夙著誠實。不敢謊語。且不忍欺麗斯佩斯。曰：我實如妹所言。所以遲遲未成婚者。亦以此耳。前晚我得異兆。卽以與勃來吞私讀經事告之。且曰：保羅女告我夫婦可同

聖。我。敢。欺。妹。乎。願。妹。速。決。妹。如。不。然。我。亦。不。敢。強。結。婚。大。事。貫。徹。畢。生。不。能。圖。目。前。貽。後。患。也。妹。幸。教。我。麗。斯。佩。斯。忽。作。悲。慘。之。音。答。曰。親。愛。之。都。克。兄。恕。我。我。愛。兄。我。不。敢。不。以。誠。意。相。答。兄。如。能。改。所。信。亦。復。舊。教。則。我。可。嫁。否。則。我。不。能。我。不。愛。他。人。我。固。竭。我。之。精。神。能。力。以。愛。君。然。異。端。之。誚。我。不。肯。犯。都。克。驚。懼。半。晌。見。女。面。色。灰。敗。乃。言。曰。妹。誠。實。告。我。以。心。事。然。我。之。不。能。改。所。信。猶。妹。也。我。無。何。我。祝。上。帝。宥。妹。醒。迷。耳。我。必。守。鑠。以。待。君。之。悔。悟。女。注。視。觀。都。克。色。懷。然。不。可。犯。乃。以。口。嚙。指。一。手。撫。膺。而。言。曰。必。救。君。……又。嗚。咽。曰。我。愛。敬。君。更。甚。於。前。然。我。女。子。有。苦。衷。不。得。不。忤。君。他。日。知。我。爲。君。茹。苦。一。切。苟。獲。帝。佑。有。脫。解。時。求。恕。我。耳。都。克。起。立。撫。冠。而。言。曰。可。……可。……我。之。聖。經。終。不。驗。我。亦。無。怨。惟。妹。慎。備。將。來。之。所。爲。彼。西。班。牙。官。方。誇。大。於。衆。以。娶。妹。爲。名。其。惡。毒。人。無。不。知。至。謂。其。所。至。處。空。氣。無。

不傳毒者。妹慎之。後有報復。妹當用意布置。我行矣。幸愛新歡。勿以我爲念。麗斯佩斯欲泣不得。含泪垂涕。強語曰。兄勿困我。我孤露人。方以苦境自縛。受人凌虐。皆爲君地耳。君他日宜知。勿作慘戚言。使人心碎。君誠篤仁慈。何君以烈火逼我。我已垂死。君何必與人爭泉下物。君自愛前程。萬里都克。踉蹌去。女心折腸斷。仆椅上矣。猛得爾復出。見女狀。頗驚慄。欲作舒緩色。以傲女。至此亦罔然自失。強聒之曰。文故特姑娘。起視我焚此券。乃取囊中一紙。投火鑪中。麗斯佩斯蹠而視之。不復有言。焚畢。女起。猛得爾復曰。彼果異端。我今焚此。卿旣與我爲夫婦。必恕之。勿慮彼有罪矣。時麗斯佩斯意若狂。猶中毒然。乃對猛曰。爾以詭計勝矣。然我必詛爾。神怒人怨。不得其死。願上帝使汝常日不得安甯。夜不得安寢。擾亂汝心思。逆惡汝境遇。卒投血囚於不善之地。若生子。使不得養育。上帝苦我。使我受阨甚於死。我之罪重矣。此時

女喃喃如譫語。猛得爾復注視之。欲語而止。聞女所詛。若觸其腦筋。豫述將來惡果者。不覺悻悻。惟事垂成。不能以此洩憤。姑忍之。以待結婚。

第七章 兩妻案

年華易逝。自夏徂秋。忽九月矣。麗斯佩斯作侯爵夫人。已八月。追想結婚時。在大禮拜堂。此辱猶耿耿。聞衆議二人成婚之速。其黠且狡者曰。少年男女。乘冰橇至無人處。結婚安得不速。既猛得爾復。卽居白離街第中。女之親戚等。不善女所爲。漸疏遠。而猛得爾復亦不願己之親族來。別有深意。此時麗斯佩斯察女僕等受猛賄。惡其奸。逐去之。益寂寞。又雅不願與猛接洽。雖結婚久。不變初心。猛見女常冷語冰人。無可言者。決意實行乖巧術。誑財物以自快。怨耦同居。慘然無色。一月中。恆他宿。廿餘日。不願至其所。女終落落如故。且猛無宗旨。深畏詛咒之果驗。自覺心殊不寧。舉止失度。亦無由知己之

無狀也。雖居華屋。擁美人。而與處困難之囚牢。受獄吏鞭斥。其苦若相等。因時時生畏避之意。女更不得志。頹然無生之樂。視死甚輕。猛思女心既不屬。安知不且謀我。酒中置藥。睡後割刃。惴惴不勝其防。恆獨居。必扃其戶。猛之疑忌有如此者。豈知女雖恨。恨必無謀害之事。又意氣夙慷慨。既成惡果。則所有財物。聽猛揮霍。不一過問。意以結婚前。已深悉猛非愛己。爲財而用計。故益自放棄。願財早罄。則彼速去。

『乾壤不能築巢。』荷蘭人語也。此中日月。蓋天下之至無味者。自是猛恆深夜歸。歸必醉。醉則酣睡。越三四日。必有淫朋宴樂。聚博喧擾。以爲常。或天未明。異服之客。大呼而入。問之。有索債者。有談者。類行跡詭秘。無非博鬪害人事。始取金錢衣服。繼則器皿。後且及田契屋契。抵押售賣。以填慾壑。而不少顧惜。女明知其無狀。必有此日。轉坦然若無事者。早夕懨懨。靡一刻一秒。

不病。猛所爲頗不甚稔。婢媼輩告之。數語卽止。不願聞其詳。豐厚之產。不數月而殘毀幾盡矣。

自麗斯佩斯絕都克。都克返阿爾克買勃來吞。則仍居賚屯學珠寶業。一日。有婦踵門。願見勃來吞。命之入。貌甚醜惡。噫。彼卽受雇爲偵探之黑梅格也。勃來吞知之。厲聲曰。汝胡爲來。黑梅格曰。來不妨。汝我亦正人。欲得費活。夫耳。夫多病。需養數年。客歲忽信無宗教之旨。惑一夫多妻之說。今悔。復信聖教。我故怒之。勃來吞曰。吾不喜譎言。盍直道來意。黑梅格曰。君非侯爵夫人麗斯佩斯之友乎。勃來吞曰。否。僅識面耳。曰。然則爲都克友否。勃來吞曰。然。且我親戚。黑梅格曰。麗斯佩斯之愛夫。卽都克也。勃來吞曰。都克已返故居。無爲人情夫事。黑梅格曰。凡女已嫁。則男之愛情絕。然昔日之情固在也。且子旣爲都克戚友。必略知彼女現狀。今不幸受苦已甚。宜留意。都克必願

聞此消息者。勃來吞曰。此時彼情已滅。猶鮮魚越宿。則腐爛而共棄之矣。黑梅格曰。否。彼若追想初取之魚。必倍覺其鮮。致不能忘也。勃來吞曰。無暇與爾鬥。隱語欲言。則言不言。則去。黑梅格近前曰。汝欲知麗斯佩斯近事乎。於都克實有關係。若成事。何以謝我。勃來吞曰。誰不知麗斯佩斯已嫁。猛得爾復汝。妄言。毋乃餽我乎。我不信。請速去。黑梅格不語。亦不去。移時。乃探胸前。囊出一紙。裹擲桌上。勃來吞不視。黑梅格曰。世界法律。有一人可娶。二妻者。乎。勃來吞曰。無。黑梅格曰。若現有人證。猛得爾復有二妻。當何以謝之。勃來吞曰。謝以二百金。黑梅格曰。少。勃來吞曰。我既言之。必實與之。非口惠欺人者也。黑梅格曰。然。彼惡侯爵。許我而不與。固深恨之。言次。以握手撞在桌角。悻悻然。且言曰。君信義商人。必不似彼惡官。我信君。可無庸立券。君看此紙。裏可矣。勃來吞解視之。乃影片二。髮函一。信札二。勃來吞本識西班牙文。知

其女名求尼太。書中稱夫名。情詞悱惻。益訴母子甚苦。無以度日。望夫速歸。或寄金錢。以救湊轍。勃來吞視之。懷然良久。曰。黑梅格爾。安知此。即彼女之手筆。黑梅格爾又探胸前一信出。曰。君再視之。勃來吞接視。乃書明近三日間。西班牙教士携上猛得爾復者。教士爲猛舊友。結婚時彼實主婚。故求尼太懇作郵人。爲之撮合。且言聞在賚屯娶妻。思君貴族。愛名譽。諒不至此。然君不即歸。則事不能無疑。行將親至該城。查訪一切。勃來吞曰。汝得自何處。黑梅格爾曰。此最近之信。妾歸自海牙。即教士託我親遞者。影片及前信。則搜之。猛得爾復抽屜中也。勃來吞曰。汝惡甚。乃至能於猛處作賊。黑梅格爾曰。我有故。彼先囑查都克秘事。而所許之謝金。靳不我與。故恨之。勃來吞曰。都克何秘事。黑梅格爾曰。君尙未稔耶。猛謀得女。故欲查都克信異端之實跡。致死以爲快。我曾盡力偵探。都婚事蹉跌。皆原乎此。勃來吞曰。然查得都克何事。黑

梅格曰。彼夜我掩入都克臥房。見二人私讀聖經。其一少年不識。爲誰。勃來吞曰。汝冒險哉。若爲一少年。所見必爲所擊。死須知。彼少年非易與者。不死誠。幸事。言時。貌忽獍惡。黑梅格曰。彼少年兇惡。我實不知此時。若遇彼少年。不知當作何狀。但我無畏。我固爲上帝盡忠耳。勃來吞曰。少年。我不知何許人。汝果爲上帝盡力。則少年將不容汝偷生矣。黑梅格不應。勃來吞曰。汝愛財如命。今不速給。將不甘也。乃急起開壁間櫥。取鐵箱出。啓鑰。黃金二百。燦置几上。曰。金在此。不似彼之不名一錢也。黑梅格曰。彼下流。彼賤奴。許金不與。且將女之遺產蕩盡矣。語時。注視鐵箱。至勃來吞收貯始已。勃來吞覺之。呼黑梅格曰。汝不必耽耽視此。今夜此箱將遷移矣。言次。安置訖。且呼曰。汝取金去。事畢矣。後相遇。吾不願與汝多談。吾固不識汝。汝留意。黑梅格曰。我解爾意。踉蹌而去。勃來吞往啓窗外望。曰。室中空氣。爲所污矣。又思黑梅

潮 河 愛

格者果甚獍惡。夜讀聖經事。竟爲所見。幾被羅織。少頃。乃持影片往候。彼得渥夫。謀此事。如何告發。彼得甚駭。乃偕往海牙。入大控訴院。荷蘭時方整頓法律。聞有西班牙官強娶教中貴女。奪其產。今見控訴。乃益不直。猛經大臣議。下令捕猛審判。此日猛聞禍事起。夜約麗斯佩斯同膳。蓋自婚後不同膳至今。猛既殷勤致意。女亦允之。二人相對坐。女鬱鬱已久。今日之會。暫抒微意。時獻肴於猛前。乃察猛色似重有憂者。良久。猛曰。麗斯佩斯何故不言。世嘗有對夫子而無言如死人者。女曰。有之。言之誠無味。汝知取財耳。猛曰。然。女曰。財盡矣。猛目視女指間戒指。猛意此物係與女結婚時代約者也。常晤女御之。以爲己榮。實購此戒指之金。亦得自都克之借款耳。女忽第一次作笑曰。汝欲此乎。請取去。猛目外視。身振轉。而手取戒指。且言曰。腹中兒男也。請訓之。終身不近骰子女。女曰。君爲此言。棄我去乎。猛曰。此地現有事。於我頓

不利。故我欲暫去。卿勿憂。女乃歎曰。謝上帝。汝棄我。願君記憶前事。晝携之去。語未畢。門啓。忽縱騎拘人者至。官兵四人。皆呼曰。有旨。捕犯官猛。得爾復願死。或願就審。猛尙囁強曰。吾不知何罪。緹騎官曰。有公牘在我。讀之。爾敬聽。猛乃跪。女倚樓窗。悉聞之。知猛因兩娶事告發。且擾亂教事。其罪重大。必無生理。於是大喜而暈。及醒。猛及兵官去已遠。

第八章 湖島歟福地歟

麗斯佩斯醒。覺此身已得自由。冤苦束縛。脫除可盡。胸中方坦然。顧見桌上戒指。猶在。猛見捕。未及收也。女不勝憤。乃取擲地上。以足躪之。至再。未幾。天晚。此時天色如常。而女意非復如昔。將晨餐。盤殮不具。乃自起出門。囊中止數金。不勝感悅。行至市中。見者嘖嘖議其後。有一婦人曰。彼受苦至矣。一婦人曰。彼不自愛。至爲人所棄。不識將來作何狀也。女聞之。氣塞。不能語。予

行如帶矢之鵬。喪家之狗。顧影自憐。悲怨萬狀。顏色亦憔悴。無復爾日丰采矣。返時。傭僕迎前言。有人在室索逋。麗斯佩斯不記憶。斥之曰。我未逋人財。何索之爲。歸視之。則所持券。確爲女所簽字者也。蓋日前猛常索財。女厭其煩。願財產早罄。則輒簽字與之。不知財盡而簽字者。竟溢其數也。此日旣不能償。喧擾移時。乃去。室中寂靜。女若昏者。思前日一切境。迷離如夢。惟此腹中兒。將來產後。不知作何計。今財產已盡。何以餬口。女傭呼早餐。女不復能下咽。輾轉思惡緣之成。致此者。皆由都克。當日我絕都克。慘怛之狀。如在目前。我亦過矣。不知都克。今至何處。時隔勢殊。不覺失望。惟有作休息之念。我今受辱至此。傷心至此。上帝待我甚酷。我死晚矣。恐都克至此。亦願我死。且將掩鼻不復近。嗚呼。使我早允都克。當不至若是。胡爲一時固執。都克當日不言乎。甯一世鰥。若因此鬱鬱。我罪實重。此時身熱如火。自語曰。使身入水。

中殊爲快意。乃決意出門。除外套。出城門。守門者疑爲鄉人。欲急歸者。匆
至此。

未須臾。行至河畔。卽遇買速處也。恍憶養冰櫂之景。特少冰雪耳。又數分鐘。
至一湖畔。湖卽罕沒兒也。中有島嶼。幅廣數千英畝。秋氣澄清。湖畔蘆葦蕭
瑟。月色殊佳。平時見此。不知若何愉快。今則照垂死之人。徒成慘淡之光耳。
殊無他念。對水痛哭。佇立良久。見湖中月色一白。島上樹鬱葱。耳畔蛙聲。闕
闕不已。鷓鴣之鳴。若鬼語。鳧泳處。水波亂動。如萬道銀蛇。搖碎滿目。離一矢
地。有小島。島上發蒲公英之花。憶幼時曾喜採此。乃思涉水至島。計水淺。則
達彼島。探而玩之。水深。則死水中。亦不妨事。遂涉水行。漸及膝。又及腰。又漸
及胸際。微波盪漾。忽水漂其面。未幾。見彼花尙在島岸。有一穗十二花者。此
時行將滅頂。浮沈半晌。幾斃矣。忽聞蘆中欸乃聲。一扁舟出。中露奇異婦人。

之面搖近女沈處。伸黃色多毛之長臂。方欲携拏。女露目水外。見之一驚而絕。及醒。見已身睡地板上。板鋪乾草。上爲蘆覆之屋。隅有小爐。四周泥壁。上懸一魚。旁置已薰之饅。視身上所服獺皮。頗溫暖。思此景必係漁家。心緒迷漫。憶與猛訣別後。種種快意。又種種困苦羞辱。已至湖畔探花溺水。有長臂攫拏。遂至於此。此果何地耶。吾尙生耶。死耶。長歎一身。忽門啓。一人入矣。曰。姑娘醒乎。女曰。目昏不見人。請問貴婦何爲者。此果何地。彼婦乃旁立。讓光深入。便女。女審視未已。彼婦曰。文故特姑娘。今至此。尙識乃父之賦友。前日蒙難之人乎。女聞言起坐。細辨其面。誠如馬狀。日深藍色。獠牙雙突。乃恍悟曰。非買速耶。何爲在此。彼婦應曰。誠然。我馬也。今汝入馬房矣。西班牙官如何。何故滅頂於此。女默然似甚愧悔。不可言者。買速曰。我固言之。當念血脈不可與西班牙人晉接。今何如矣。昨日救汝。似有天意。我睡不定。乃棹舟出。

憐落水之女子。孰知卽姑娘也。寧不奇異。汝饑矣。當速具食。乃取罐中物供女。女饑甚。但覺香味俱佳。莫名何物。食罄。買速引之出門周覽。見門外垂楊繫艇。碧水如鋪。有引之登舟。繞行數島。買速問曰。能指我居處否。女曰。不能。買速曰。然。我知汝不能指也。我居處秘密。外人所不能覓得。湖中島嶼數百。彼西班牙官府。若欲捕我。非盡搜各島不可。一時安能盡搜哉。言次。將歸。麗斯佩斯求送返第。買速曰。不可。今日已晡。時晚不得入城。必屈馬房。信宿且肴饌。雖不佳。皆鮮美。盍依我言。麗斯佩斯自經患難。本厭居城中。俗事一切放棄。不復足戀。此間湖水。一碧萬頃。孤島上下。游魚時躍。清景可以滌塵心。殊爲福地。遂了無他念。欣然允之。二人仍回所居。晚膳畢。乃安寢。漸復舊時形色。買速取經典讀之。禱祝已。乃曰。汝見我如何。坦懷任意。在此讀聖經。世間所謂異端。有如我嘯傲自如。清潔自養者乎。女此時注視買速。年雖未耄。

而老態甚多。惟精神尙健。語意誠懇。令人所深欽仰者也。買速曰。汝心事及西班牙官行徑。盡詳告我。或能助汝。女見其體恤周至。且飽經閱歷。智慮甚長。不妨與謀出身之策。乃盡述結婚前後事。買速默然。亦無怒容。於西班牙人狡獪及都克困頓失意之狀。歷歷如繪。他人聞之。必甚奇異者。多歷世故。往往類此。彼意惟鎮靜。方足任事者。久之。慨然曰。吾寧忍汝居此哉。吾將設法。使必得所愛之人。如何。女不應。買速又曰。我將尾西班牙人。行有機會。則我——語至此。手指火爐。女注視火中。赫然一刀也。不覺大驚。身即跪下。買速止之。曰。姑娘勿驚。我性如此。我自夫死。即願犧牲一身。殺西班牙虐民者。以洩荷蘭之公憤。忽我親愛姑娘。竟身墮西班牙人之手中。故常忿悶。今幸脫火坑。我報仇之機至矣。姑娘當亦以女快。女此時覘買速之色。如野獸然。甚可怖。戰慄如不能勝。買速曰。汝惡彼奴未之甚。蓋汝心愛之人。猶未爲所

害也。若我。則必與此刀同命。方安心耳。時女驚懼欲絕。求買速勿復言。我病未愈。欲昏暈。買速乃爲女置寢具而去。女居湖島約三月。產一兒。買速以爲西班牙種。欲殺之。女不忍。乃止。女產後漸健。買速能盡看護之職。常以鮮魚野鳥。及城中牛奶鮮肉之屬。供億周至。情如慈母。女感激無地。買速又時爲女講聖經。女漸覺道理通達。聞所未聞。始知妄稱異端。並非有所詭異。蓋已漸信新教矣。

一日買速言有要事。須明日方歸。乃去。明日日晡歸。晚膳歡笑如故。此時女身體健復。智識煥發。如未嫁時。意甚暢適。時時思歸。買速止之。曰。汝欲歸。仍涉水去可耳。女暇則至水濱望遠。見無舟楫。可以濟渡。不知舟藏何處。以買速恩重。意亦安之。此時十月間矣。女抱孩出門外。見昨夜之霜。落水面。如作微冰。朝曦已上。水中冰漸融。兩岸蘆葦成金色。景甚幽寂。佇立移時。幾忘昔

日苦難。一若已如浮雲過眼。今見蒼蒼之天。令人神爽。方愉快間。忽聞草間有足聲。似異平日買速之行步者。猛然一顧。忽如夢中。蓋所見者。卽都克也。其顏似微笑者。麗斯佩斯喜極不能言。致多悲怨。若不自勝。忽忽聞都克行近矣。執其手。挽其臂。昵聲曰。姑娘麗斯佩斯在此乎。天幸尙得相見。女不語。含涕良久。曰。我在此何故。君又問焉。我何以答。都克忽踉曰。皆僕之罪。勿復言矣。女泣然曰。此孩何如。都克曰。人各有困難。爾之困難已去。我之困難方來。乃吻親其手。無言。偕入一室。都克爲述爾復之受戮。其時審判官爲一荷蘭大臣。方欲張荷蘭民權。故深惡猛之所爲。一爲擾亂教務。二爲強娶民女。三爲前婚妻控訴。其證據物。俱爲黑梅格所得。由勃來香與彼得渥夫。訐發。惡已太甚。罪無可恕。雖辨護不能脫。乃定革職及監禁十四年之罪。遂死於獄中。二人相得。喜可知也。女乃與都克結婚。撫前夫子。名曰阿德利。揆

女亦入新教。又生子。名福愛。二子性質各異。乃又構成後幅之新聞。





